

我与城

身边有个“滩”

■朱辉

我小时候就知道上海常被称为“上海滩”。问大人们上海为什么会有这么个外号？没人说得清楚。我只好自己琢磨，觉得上海的外滩很出名，或许因此有了“上海滩”的称呼。

上海又被称为“大上海”，当年我对此也颇有疑惑——我们住的房子都很小，马路也很窄，里弄空间更是局促，没有什么地方显出“大”。好在外滩确实很大，每天晚饭后，爷爷都会带着我去散步，日复一日，我都没有觉得走得厌倦。这也可能与沿路壮观的建筑景观有关——外滩矗立着52幢不同风格的老建筑，拥有“万国建筑博览群”美誉。

去年底至今年初，以上海为故事背景的电视剧《繁花》热播。剧中宝总每天在和平饭店进进出出，让这座酒店名声大噪。那时候常有人问我去过那儿吗？我没有进去过，但无数次从它门口经过。

和平饭店之所以出名，与它资格老很有关联。它的前身是中央饭店，由英国人帕克沃于清咸丰四年（公元1854年）创办。历史如此悠久的现代酒店，放眼中国很难找到“同类项”。

其实在上世纪70年代不少上海市民的眼里，和平饭店并不是最高档的，相比之下，国际饭店高档得多。原因也很简单，和平饭店共11层，国际饭店则有24层，更气派。从1934年建成投入使用，一直到1982年，国际饭店都是上海市内的

最高建筑。那年头建筑物的高度也能被换算成“档次”。如今随着社会的发展，人们看事物的眼光变了，底蕴受到了更多的重视。

在外滩走累了，想找个地方坐坐，黄浦公园是个好去处。黄浦公园虽然不大，几分钟就能走穿，视野却很好。人们身处其中，既能看到苏州河上的外白渡桥，也能看到苏州河入黄浦江的颜色变化。

我小时候，黄浦公园里没什么好玩的，但它在那时的小学课本上出现过。黄浦公园是上海、也是中国第一座公共园林。1868年，英国驻沪领事巴夏礼与上海道台丁日昌磋商，填滩建成了黄浦公园。这位巴夏礼曾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的经典电影《火烧圆明园》里。电影里英国外交使团负责人巴夏礼十分傲慢，清朝大将僧格林沁逼他比赛摔跤，结果巴夏礼被僧格林沁摔得鼻青脸肿……记得当年看到这一节，影院内掌声雷动——这是整部影片里最让人痛快的桥段。

外滩的1.5公里风景，每一处都能挖掘出丰富的历史底蕴。这使得它后来虽经常被模仿，却始终难被超越。

上世纪70年代，全国有现代气息的城市寥寥无几，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情况则大有改变。武汉人开始自信地喊出“大武汉”，后来称“大”的城市越来越多，百花齐放。

长江贯穿武汉，武汉因此有了大面积的江滩。然而这些江滩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就那么

荒芜着，杂草丛生，这与“大武汉”的形象着实不符。于是在本世纪初，武汉从汉口开始整治建设江滩公园。经过20多年建设，武汉陆续建成了汉口江滩、武昌江滩、汉阳江滩、青山江滩、洪山江滩、硚口江滩，沿江绵延几十公里。今年中秋节放焰火，仅武昌江滩据说就去了80万人看烟花秀，场面的确称得上大气。

其实不仅武汉，近些年来，不少城市沿江、沿河都建起了各种各样的“滩”，都是地带狭长的超级公园。因为体量大，所以能容纳数以万计的市民于同一时段在江边、河边漫步休闲。

草坪、座椅、健身器材……一些城市的“滩”，布局和基本设施大同小异。只是依据人口规模和经济实力，“滩”的大小有所不同。我这两年回过上海几次，再去更加繁华的外滩走走，却完全没有产生“千城一面”的感觉。上海的旧建筑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底蕴，新建筑也没有做成清一色的“矩阵丛林”；地标建筑各有不同曲线，不会使游客滋生审美疲劳。

与许多地方的“滩”不同，上海外滩有着独特的地貌。黄浦江的江面不宽不窄，站在一岸能隐约看到对岸的繁华街景。江水就在防护栏之下，淡淡的湿润气息随风便能飘进游人鼻中。到了涨水时节，江中的大轮船高于街面，仿佛就在街上驶过，有一种《盗梦空间》般的梦幻视觉效果。这些对于其他城市而言，即便投入再多

资金，也很难仿制出来。

20多年前，武汉没有去仿制上海外滩，而是一心一意将属于自己的“大”做到极致，倒也形成了辨识度。虽然一些中小城市的“滩”，某一段也许和武汉江滩非常相似，但如果用无人机航拍，武汉江滩展现出的则是独一无二的视觉震撼。

要建一座城，首先就得有水源，所以每座城起码会有一条河，哪怕是护城河。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，常去江边、河边走走，渐渐成了一种生活刚需。四五十年前，全国没有几座城市有这样的公共休闲地，而如今大多数的城市，居民身边都有了一个“滩”。



随笔

■子匡

在九月念诗的时候总会想起柿子的味道，醇爽甘甜，温厚得像沾过蜂蜜的阳光。诗句在唇齿的张合间怯怯而出，秋天的风缓缓渗入，失与得便有了一种季节性的平衡。而当我站在乌镇的老石桥上，试图念诗的时候，柿子在我的脑海中荡然无存了。我尝试在桥下、河岸边、木船上以及人们悠闲的神态里找到一颗属于秋天的、与诗有关的柿子，却无论如何也寻不到哪怕一片叶子。取而代之的是沾着水珠的菱角的形象，或是与之相关的，刚出浴的江南女子，披着一层薄纱，小心翼翼蹚过雨地，还依旧翩翩的身影。

去乌镇最好是在晚上，要看晚霞般橘黄的光涂抹到似老人和藁面庞的墙上。一切与诗

光有关的窃语随水声而喃喃，水声的诞生则归功于船桨，一上一下，沉浮留影，若是漾在一张瑶琴上，便是《欽乃》之音。你坐在河岸边的老屋里，听着这诠释水乡生活的乐音，感受到的除了静，还有远离喧嚣冲破樊笼的畅快与释然。你不再想事，也没有任何杂事可以随意地、毫无礼节地闯入你的心怀。你凭窗远眺，可以看到西栅桥、河、屋簇拥间的标志性的高塔，正在夜色中，以一种超脱凡尘的光泽和姿态，向你微笑。月亮在塔的头顶驻足，像你远眺的样子一样，也发现了你。行云已经掩盖不住它的惊奇和喜悦，它恨不能立马给你一个明亮的拥抱，却在意识到天地悬殊之时，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一头扎进你面前的河里，成为你片刻的陪伴——天地若有情，月亮也是会殉情的。

乌镇闲思

江南水路四通八达，过去枕河而居的人家，房后临水之地大都停着一条小船，出门购物、远游探亲，一人一船皆可成行。若是购物，甚至不用上岸。市集之日，小贩沿河道两岸排布，人们划船到中意的摊位前选购货品。在河道宽阔处，还有水上集市，摊贩也在船上。摆着的新鲜果蔬随着小船一晃一晃的，像是成群结队出门游玩的孩子，活泛着身姿，眼里是藏不住的好奇。听说乌镇的水上集市颇具规模和特色，这几年随着各种文旅活动的开展，也在恢复旧年间的样貌。可惜我这次在乌镇，没能赶上一次水上集市，不然我一定会坐在船上，荡漾着消费一番。如今集市上的商品样式一定比以前丰富了许多，除了吃穿用度，新式玩具、纪念品等想来也有。江南多产菱，我去的时节，正是

菱角成熟之时，以前这个时候，乌镇的水上以及两岸集市中，一定少不了菱角的身影。菱角烧肉是至鲜美味，若是坐在乌镇临河小馆窗边吃上一道，秋风都会驻足嫉妒。

因为地缘的因素，在乌镇也能吃到大名鼎鼎的嘉兴南湖菱。这种菱是没有角的，青翠圆润。我在嘉兴南湖的时候却没有吃菱，缺少了一些直接联系的意趣，也是一种遗憾。我去乌镇的时候没有下雨，之前在南湖的时候，却很幸运地遇到了烟雨濛濛的景象。想来小说中的场景如果成真，当年烟雨楼下比武，黄药师等一众高手打累了，或许还可以品菱饮酒暂歇。洪七公那时重伤未愈，还在修养，没有下场动武，就可以好好地饱餐一顿南湖菱了。想来这也是最令他这个大吃货开心的事了。大侠们在江

南比武，也不能全是肃杀之气，紧中有松，才不失风流。或许这也是菱角无角的真意。

南湖畔真有醉仙楼，也确实是个餐厅，大堂还摆着83版电视剧《射雕英雄传》郭靖黄蓉的立像海报。下次倒是可以在此吃南湖菱，感受各种气韵的严丝合缝。只是南湖吃完菱不能直接坐船到乌镇，还是得走陆路。

去过一次乌镇，便对乌镇念念不忘。在乌镇，真的可以纯粹地去做一切与生活有关的事，抒一切与风雅有关的情。“若无闲事挂心头，便是人间好时节”，去了江南古镇，便隔绝了闲事，拥抱了闲适。回到北京有段日子了，江南水、江南意还总是在我的心头泛起。我不能总到乌镇，乌镇的水路却通了我的心路，直达我的梦中。